

# 说说为文学排座次这件事

党云峰

◆ 公正的态度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前提,一味追捧的失态式批评和一味崇外的失语式批评都要不得。

◆ 评论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发现古代或当代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切忌随波逐流。

◆ 在重新梳理文学历史的过程中,批评家如果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就可能引领新的创作风潮。

由BBC(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百部影响世界的小说”于近日揭晓,大量当代小说顶替了古典作品的席位,尤其是一些通俗小说的人围引发热议。难道就这样向通俗妥协了吗?文学该怎样评判?文学的座次该怎样排呢?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作为文学评论家却必须把文学的高下说清楚,随之而来的争议也会很多。因此,以客观的态度亮出自己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的专著《西方正典》中点评了26位西方伟大作家,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西方经典的核心,芝加哥大学的“西方世界的伟大典籍”(54卷)中,文学领域只有莎士比亚占了两卷,跟布鲁姆的观点类似。那如何面对批判莎士比亚的作家呢?尽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妨碍布鲁姆高度评价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姆提到:“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公正的态度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前提,一味追捧的失态式批评和一味崇外的失语式批评都要不得。唐代殷璠在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对同时代诗人进行点评时提出:“编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论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额。如名不副实,才不适当,纵权压梁,寡终无取焉。”这体现了文学评论家不为时事所牵绊的风骨,有了独立的人格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文字。如今一些盛名之下的作品给读者的只是其实难副的阅读体验,这种落差导致了批评界公信力的丧失。

《草叶集》出现时并不被认可,可是惠特曼如今已成为公认的巨擘。在不同时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有所不同,这也是

文学评论家会重写文学史的动因所在。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点评的122位诗人中,上品为曹植、谢灵运等11人,中品为曹丕、陶渊明等39人,下品为班固、曹操等72人。虽然钟嵘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还是把他放在了中品。清代王士禛则认为:“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清代曾国藩在《十八家诗钞》中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则是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6人,跟当代学术界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元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问“谁是诗中疏凿手”?元好问梳理、点评了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他推崇魏晋风骨,评价曹植、刘桢是“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但评价陶渊明的一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更为有名,如今人们更为推崇的诗人也是陶渊明。值得注意的是,与钟嵘同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没有提到陶渊明,但并不影响其处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杰出著作的地位。

问题意识是成为评论家的前提,文学评论家的职责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诠释、点评,引领作家的创作、提升读者的眼光。评论家要用自己的眼光发现古代或当代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切忌随波逐流。这样在梳理传统典籍、译介国外

理论、建构当代话语体系方面才会有所建树。钟嵘在《诗品》中批评陆机的《文赋》“通而无贬”,痛斥“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的不良风气。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建立在对宋诗尤其是对江西诗派批判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于是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突破时代局限,在向后看的同时指出并解决了当时的问题。

有了批评的标准,还要贯彻在评论中。即使同以《史记》为准绳,清代金圣叹和毛氏父子的观点也有出入。金圣叹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毛氏父子则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金圣叹强调的是创造性,毛氏父子强调

的则是整合能力。毛氏父子还把几部名著放在一块进行比较,认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文学经典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佐证,循着它传递出的情感温度,人们才来到历史的角落游历。经典作品经过历代的注疏、整理,后人继承了大量宝贵资料,在重新梳理文学历史的过程中,批评家如果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就可能引领新的创作风潮。例如跟以前“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不同,“世纪文学60家”丛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作家排名由专家评分和读者评分构成,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贾平凹、巴金、曹禺排在前十名。名次略有调整显示出了时代的喜好,没从榜上下来则体现了经典的魅力,例如对沈从文的发现就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寻根小说的写作。

唐代孙过庭有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当人们呼唤批评需要勇气、真诚的时候,从呼声的高低就看出批评氛围的良好程度。有的人认为得了大奖的作品就有了“免罪金牌”,自觉过滤掉批评的声音,只说好听的;有的人用生搬硬套的理论高谈阔论、隔靴搔痒;有的人用不着边际的发散思维,回忆没有营养的往事……要知道,虚浮的赞赏合唱也会在呼啸而来的历史中被吹散。真诚的批评是读者在细读中能感受到的,细读文本是文学批评的前提,但这条底线如今被一些评论家突破了,不看文本、不思原意的评论方式都是对文学的不尊重,相比之下,古人一字一句的点评是多么可贵。

## “未竟”的审美升华

——评崖丽娟诗集《未竟之旅》

王纪人

《未竟之旅》是崖丽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由篇幅不大的130多首抒情诗组合而成。作者把它们分为爱情、哲思、组诗三辑,后两辑除了部分作品外,多半仍离不开爱情。爱情诗的写作在中外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的中国,就有各地民间创作的情诗,经收集筛选润色后编进《诗经》中的“国风”,至今为国人传诵。唐诗宋词传世的作中,也有元稹、杜牧、温庭筠、李商隐、柳永、晏几道、秦观等文人雅士创作的爱情诗。在我青年时代,英国的拜伦、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等外国诗人的作品也都十分风靡。而他们在一般读者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往往也以爱情诗居多。在当代中国,也有写爱情诗的,但总体上是量的匮乏和质的欠佳。真正能与前人并驾齐驱的,还真的少见寡闻,看来诗界仍需努力。

上世纪80年代,在读大学的崖丽娟就开始写诗,读研究生时曾发表过一些。此次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以爱情诗为主打,而且自成一格。我觉得应该鼓励,作者本人也可自我期许,毋庸讳言。

与诗集共名的第一首,为整本诗集所抒发的感情和倾向定下了基调。“同窗共读”“携手同行”往往是美好感情的开

始,但未料“偏偏我们的那一页/空空如也”,于是“我幽怨地/让我独行”,“从此独行于未竟之旅”。纵观全书,作者为我们着力塑造的,就是一个爱情独行者的抒情女主人公的形象。作者也试图从男性的视角写过几首,均不足以与诗集中具有绝对优势的女性视角相提并论。但其对未竟之旅的深情怀念和感伤,却是一以贯之的。

未竟的爱情是那么历久弥新、刻骨铭心。一次相隔30年的相遇,不由想起错过了的莺飞草长和烟花雪月“一季、二季、三季”,她弹奏起青春梦幻的乐章“一曲、二曲、三曲”,将心中的柔情串成诗行“一行、二行、三行”。不同的量词、递增的数字、反复的咏叹,都指向了一种难忘和忧伤。

既然是未竟之旅,那么等待就是一种常态。“乘着思念折成的扁舟”划入墨蓝色的湖里/亲爱的,无人知晓/我在一等一你”。这个在文学中不常用的标点符号“一”,则充分传递了等待的热烈和长度。一面是选择孤独,一面却仍然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因为“总有一颗不安的心”,所以“倘若”这种假设,“揣想”那般臆测,始终萦绕在心,发于笔端。抒情女主人公永远在期盼、在等待。虽然双方都两鬓斑白,但回想起年轻时洋溢的青春

气息,“似一枚青青的橄榄果”一般,在揣想中发出痴情的企盼。

作者用偏于古典东方女性的抒情笔调来抒写爱情。如果说在叙事文学中存在“克制陈述”,那么崖丽娟的爱情诗,则大多是一种克制的抒情。我们读到的是半途选择独行甚至并未真正开始的爱情,或者历经相思后的重逢却并未燃起等待已久的烈焰。但我们不能认为在《未竟之旅》的近百首爱情诗中,多半是单恋和独舞。因为“未竟”不等于“未经”,可能是“已经”,然后才终成“未竟”。在此读者需与作者达成一种默契。在一定意义上,“克制抒情”既是一种抒情的风格,也是一种爱情抒写的策略。诗作者重点放在抒发伤感、怨尤、牵怀、疼痛、失眠、苦恋、等待等这些因爱情的未竟之旅引发的后果和情感涟漪,而非“未竟之旅”的事实本身。这也正是抒情与叙事的本体区别。

相对于多数诗歌的克制抒情,《平安夜》是相对炽热的一首。第一句“夜醒着”就写得非凡,其实是人醒着。“远方的你/牵动我的情思/为此,我和我的诗/如飞蛾/扑火而来/又涅槃而去。”飞蛾扑火与凤凰涅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只有在不顾一切这一点上,似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叠加,倒也彰显了因相思深切而产生



生的激越心境。

人们往往规避自己有过挫折,尤其是感情方面的失意,常见的方式是选择性失忆。然而诗歌却可以超常规地重新唤起一种痛苦,这自然需要勇气。从心理学上说,当一种心灵创伤性的痛苦被诉说和宣泄后,它才能真正地被尘封甚或遗忘。而当痛苦被诗化后,不仅在精神上得到了治愈性的补偿,更在审美上获得一种诗意的升华。正如在《未竟之旅》的书写中,灵感随之飞舞,“所有的前尘往事/最终/落笔成诗”。于是,每首诗包裹着一往情深的追忆怀旧,都成了打撈和示爱、倾诉和呼唤、排遣和消解的媒介。

《未竟之旅》是散放着东方情韵的现代诗歌。它不追求整齐划一的句式,而是长与短的错落有致。它没有刻意去押韵,却在有韵与无韵之间,保持着内在的韵味和节奏。它不故作晦涩,易于接受也耐人寻味。除了爱情诗,崖丽娟有关岁月和思乡的诗,也写得颇有情致。

《未竟之旅》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19年10月出版

“这是一套给孩子们的书,书系命名看似简单,却充满奇思妙想,激起我们去想一想自己的来路和创作的初心。”《文艺报》副总编辑刘硕在11月7日北京举行的“儿童文学光荣榜”书系新书首发式上说,“光荣榜”这三个字跟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尤其童年密不可分,代表着我们努力成长的方向,也意味着一种激励、指引和价值导向。

据了解,该书系由金波、樊发稼、张之路、王泉根、高洪波、朱永新等多位专业人士组成选编团队,荟萃了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书目按作者出生日期编排,文体涵盖小说、童话、散文、诗歌、科幻、寓言等,有影响数代孩子成长的经典,有各项文学大奖力推的精品,也有深受小读者和家长喜爱的口碑新作。

“这是一套开放书系,目前已有75本,来自从冰心开始的75位作家,未来会陆续更新。”现代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良柱介绍,该书系是对新中国70年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的系统梳理、评价与总结,虽然每位作家的入选篇数不同,但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闪烁着人性光芒与艺术光泽的作品。

“中国儿童文学始于上世纪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专门为儿童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如今,中国儿童文学已走过百年,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从未远离现代中国人的人文传统。”儿童文学评论家陈香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代儿童文学勃兴势头体现在创作、出版、传播等各个环节,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梳理的问题,比如如何总结经典儿童文学创作面貌,回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历史和源流、重塑儿童文学评价标准、重建批评尺度等,进而为儿童读者提供有效的阅读引导,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原创能力实现关键突破、在世界范围内发出中国儿童文学原创声音。“我想这也正是‘光荣榜’书系出版的重要意义。”陈香认为。

“我可以说是跟新中国儿童文学一起走过来的,对这条既辉煌灿烂也艰难曲折的路深有体会。”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知名文学评论家束沛德说。他上世纪50年代参与起草过第一个关于发展儿童文学的指示,撰写过儿童文学评论文章,曾在作协分管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工作。“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春天,好作品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有严文井《小溪流的歌》、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柯岩的《小兵的故事》;第二个春天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创作激情空前高涨,作家队伍不断更新,曹文轩和秦文君是当时的代表者。”束沛德说,“新世纪的儿童文学正处在蓬勃发展中,有作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很多成人文学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图画书兴起……都预示着儿童文学将迎来第三个春天。”

“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学的支撑和后援,而儿童文学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支劲旅,光荣的历史、光荣的记忆,当然也是一条光荣的道路。榜上的每本书都是一座路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说。

## 「儿童文学光荣榜」书系北京首发 榜上的每本书都是一座路标

本报记者 程丽仙

## 臧棣新诗集“为细小事物辩护”

本报讯(记者秦升华)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小众书坊共同举办的“从语感开始,向万物致敬”臧棣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诗人臧棣与清华大学教授西渡、北京大学教授姜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共同探讨了当代诗歌的想象力、主题、语感与创作等问题。

本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臧棣诗系”收录了《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情感教育入门》3部诗集,集纳了诗人在2000年至2018年间写作的“系列诗”。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推出的3本诗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为细小的事物辩护。臧棣认为,细小的事物恰恰是生活最真实、最确切、最鲜活的构成,历史的宏大建立在在对细小事物的尊重之上。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臧棣从1983年开启诗歌创作,笔耕不辍,曾获评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评家等荣誉。姜涛认为,在当代诗乃至新诗史的脉络中,臧棣不仅以超常规的写作强度,为读者提供了数量庞大又匠心独具的作品,同时也在语言上以精湛的技艺回应并转化了新诗面对的诸多历史文化压力。

这是苏枕书客居日本京都满10年之后推出的读书札记。这本新作里收录的文章,既有一如既往地对日本风物、古迹和日本文化的关注,也显露了作者一路走来读书问学的痕迹和学术志趣的延伸、变化。从博物学到书籍史,从官崎市定的中国史研究到大藏学家傅增湘的旧藏踪迹,每篇都令人不忍释卷,同时也感慨她读书的勤奋和思索的深入。这或许是一个与从前有所不同的更为丰富的苏枕书,书中她敏感而又新鲜的笔触在学问的滋养下将带给读者更多的欣喜。

数学和诗歌各有各的天地,但它们都要求抽象、创新和想象,因而诗歌与数学是高维联通的。同济大学教授梁进爱读诗、好写诗、乐享诗,常常用数学的眼光去赏诗,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与心得。在本书中,她将带领读者用数学思维和方法重新认识诗歌,发现诗歌的别样美丽;与此同时,从诗歌的角度欣赏数学,给人以丰富的数学形象和知识启迪,激发读者对数学的兴趣。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诗歌的委婉与含蓄,还可看到数字、概率、函数等多个数学元素与理念不断跳跃于纸间,妙趣、思辨与通达之美悠然流入心间。

(梁进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这是苏枕书客居日本京都满10年之后推出的读书札记。这本新作里收录的文章,既有一如既往地对日本风物、古迹和日本文化的关注,也显露了作者一路走来读书问学的痕迹和学术志趣的延伸、变化。从博物学到书籍史,从官崎市定的中国史研究到大藏学家傅增湘的旧藏踪迹,每篇都令人不忍释卷,同时也感慨她读书的勤奋和思索的深入。这或许是一个与从前有所不同的更为丰富的苏枕书,书中她敏感而又新鲜的笔触在学问的滋养下将带给读者更多的欣喜。

(苏枕书著 中华书局2019年8月出版)



### 好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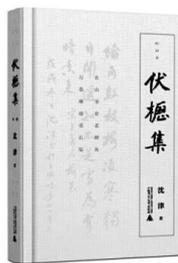
#### ●《大明》



《大明》是一部具有创新性和可读性的历史读物,通过丰富的图像和实物材料,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明朝。它不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帝王的更迭,既没有面面俱到介绍明朝的人物和事件,也没有大轮廓地勾勒明朝的兴衰,而是为现代读者进入明代历史提供了一组新颖的切入点:有关动与止的观念,有关文字书写的位置和特色,有关娱乐、年龄等的观念……甚至讨论明代灭亡之后的“明代”,即明代的图像和物品是如何被重新编排、重新想象的。书中运用的插图资料选自世界范围内的公私收藏,如书画、瓷器、兵器、家具、服饰、货币、丝织品、书籍印刷品,展现了明朝社会生活文化的多样性。

(柯律格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出版)

#### ●《伏枥集》



《伏枥集》是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年逾七十而“老骥伏枥,矢志不渝”研究古籍版本、书写界人物人物的文章合集。所收几十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书写张元济、顾廷龙、赵万里等业界名家,涉及《涵芬楼烬余书录》、合众图书馆等重要著作、机构、事项;二是为一些有影响的图书所作序文及会议发言,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的价值和意义;三是有关古籍版本研究的札记,篇幅虽短小,却充满真知灼见;四是为“哈佛燕京”藏日本所刻中国典籍所试写的30种叙录,揭示出日刻汉籍的形态、内容、特色和价值。书中还编插大量珍稀古籍书影、人物照片。

(沈年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 ●《诗话数学》



数学和诗歌各有各的天地,但它们都要求抽象、创新和想象,因而诗歌与数学是高维联通的。同济大学教授梁进爱读诗、好写诗、乐享诗,常常用数学的眼光去赏诗,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与心得。在本书中,她将带领读者用数学思维和方法重新认识诗歌,发现诗歌的别样美丽;与此同时,从诗歌的角度欣赏数学,给人以丰富的数学形象和知识启迪,激发读者对数学的兴趣。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诗歌的委婉与含蓄,还可看到数字、概率、函数等多个数学元素与理念不断跳跃于纸间,妙趣、思辨与通达之美悠然流入心间。

(梁进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 ●《岁华一枝》



这是苏枕书客居日本京都满10年之后推出的读书札记。这本新作里收录的文章,既有一如既往地对日本风物、古迹和日本文化的关注,也显露了作者一路走来读书问学的痕迹和学术志趣的延伸、变化。从博物学到书籍史,从官崎市定的中国史研究到大藏学家傅增湘的旧藏踪迹,每篇都令人不忍释卷,同时也感慨她读书的勤奋和思索的深入。这或许是一个与从前有所不同的更为丰富的苏枕书,书中她敏感而又新鲜的笔触在学问的滋养下将带给读者更多的欣喜。

(苏枕书著 中华书局2019年8月出版)